



故乡的团年饭

王守槐

故乡在春节吐叶镇，崇山峻岭间的一个小村落，与湖北省的利川市接壤。这里群山巍峨，峡谷幽深，松柏苍翠，碧水东流，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离开故乡三十多年，每到岁末，最令魂牵梦绕的就是故乡大年三十的团年饭。

大年三十的清早，母亲开始在厨房忙碌，父亲领着我们打扫卫生。扫帚、竹枝、抹布一起上阵，把居室内外、屋檐墙头、门窗户壁、庭院晒坝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开始贴春联，在堂屋大门上贴“金玉满堂”，厨房的门额上贴“美味清香”，就连猪牛圈的门上也要贴上“风调雨顺”。

待到大铁锅里的猪头煮熟，父亲就用竹筛子装起猪头，带上香蜡纸烛，到地坝梁去祭拜土地神。一缕青烟，一纸烛火，感谢土地神赐予我们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回家路上，我们开始用手撕扯猪头肉，把最味美的“核桃肉”率先送进嘴巴。这时父亲会翻个白眼，装模作样地嗔怪几句。

临近正午，堂屋的八仙桌已经摆好，四条大板凳沿桌排开，碗筷酒杯整齐排列。随着母亲一声“上菜”的号令，蒸烧炖炒的各种年味美食就从厨房鱼贯而出，在桌子上排成圆形的弧线。这时，父亲从衣柜里拿出一瓶酒，倒满酒杯，把筷子搭在酒杯与菜肴之上，口中念念有词，呼唤离世的亲人回家团年，并在家神佛龛前的香炉上，烧香点烛，用一丝青烟为亲人们引路。稍过片刻，父亲又往地上洒几滴水，还要洒几滴茶水。

接着，挂在门外晾衣杆的鞭炮被点燃，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宣告团年饭开始。我们院落一共有八户人家，每年大年三十，各家的主妇都在厨房暗暗较劲，生怕鞭炮声响在了别人的后面。若是某年别人家的鞭炮已经炸响，父亲就会跑到厨房高声催促，母亲虽然叽里咕嘈，但却与他相视一笑。吃团年饭的时间要长，寓意着长长久久，一大家子围在一桌吃肉品酒，也聊聊一年的收获与得失。这一天小孩子也是可以端酒杯的，父亲会挨个给大家敬酒，顺便说一些勉励的话，亲情荡漾，其乐融融。若有人来访或门外有人经过，一定要拉进来喝一杯，吃几筷子菜，这是一个美好的预兆，预示着来年会添丁添口。

吃团年饭还有很多禁忌，不能用汤泡饭，否则来年会涨洪水，会有偏东雨和漩涡风损毁庄稼；饭菜不能掉落，若掉了，来年的包谷会挂不起棒子；筷子也不能掉在地上，那是吃饭的家什。若是孩子不小心，就有筷子敲在脑袋上，呜呜哇哇的哭声中，大家哈哈大笑。

我家的团年饭一般在下午才收场，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一天。这一天，我们不用放牛，不用砍柴、割草、扯猪草。欢天喜地奔出门，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纸飞机、跳房子、捉迷藏、放鞭炮。心中盼望着天黑，除夕的夜，一大家子围着火塘烤烤旺旺的柴火，吃着瓜果点心，心心念念等着父母发压岁钱。除夕的夜空中，偶尔会有一两声爆竹响彻云霄，仿佛在告诉人们，春天的脚步正向山村悄悄走来。

过二日方才是腊八节，龚家山上的文化惠民暨年猪民俗活动，就如金灿灿的冬阳，温暖而热闹了。百凤缘里，张灯结彩，人头攒动，人们沉浸在节日喜庆的气氛里，笑意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龚家山位于成都金堂淮口街道境内，处龙泉山脉中段，系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北，已打造成为龚家山景区，金堂旅游打卡地。十余年前，龚家村还是一个贫困村。近些年来，依托国家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政策，龚家村走出了一条以油橄榄产业为特色、林旅深度融合为主导的乡村振兴之路，蝶变成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活动报到处，几位本土书法家与爱好者，尽情挥毫泼墨，一个个硕大的福字，一副副寓意吉祥、美好的春联，饱含着对村民与农场新春的美好祝愿。凝视他们专注的神情，倾心于笔端，我心中倏地升起几许崇敬。

活动现场，红地毯、红桌椅、红条幅，橙红幕布，烘托着热闹的气氛。随着司仪“鼓乐起，请年猪！”一声号令，伴随着喜庆、欢快的音乐声，4名身穿特色服饰的老师傅肩抬头戴大红花，轻手吼着号子，沿红地毯缓缓步入现场。顿时，现场气氛热烈，社区艺术季暨年猪民俗节活动拉开序幕。

热烈喜庆的舞蹈，歌手倾情的演唱，诙谐幽默的小品，博取眼球的魔术，令人心惊的杂技，妙趣横生的双簧……使现场的嘉宾、游客与村民如痴如醉，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近旁，炊烟缕缕，乡厨做着热气腾腾的腊八粥，烹着香喷喷的年猪宴。不远处，青青柏树林下，百凤缘农场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木架上一块块腊肉腊排、一只只风干鸡风干鸭，泛起浓浓的年味。

午餐时间到了，人们围坐一张张餐桌旁，欢快地品尝腊八粥、年猪宴的美味。“谢谢大家来到龚家山，谢谢参加年猪节活动！”百凤缘农场非遗产品蓉城赖家鸡创始人一边敬酒，一边不住地感谢众人。

“我从成都赶过来，第三次到龚家山参加年猪民俗节，每年都来看看平坝地区难得见到的杀年猪习俗，仍是激动，好像回到了小时候过年的那种感觉。”成都著名民俗学者、作家郑光福面对媒体采访，显得有些兴奋。他说，每次来龚家山都有新变化，看见这个地方富裕起来、热闹起来，由衷地感到高兴。

是啊，传统民俗承载着浓浓的乡愁，传统文化维系着民族延续的根，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寄托。伴随乡村振兴的推进，优秀的传统民俗、传统文化，对于唤起乡愁、凝聚人心和城乡融合发展，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乡席(随手拍) 肖坤德 摄

故乡的团年饭

刊头书法
冯学敏
总第2072期

腊月的味道

陆仲晖

檐前瓦上厚厚的冰霜
正是小寒大寒的模样
村头传来的打闹声
侄儿和他的毛根朋友
追随噼啪响的烟花
传递年三十的喜庆
忙碌着打扫庭院和祭灶
市场上商贩的吆喝声
让赶场的大爷大妈
一时不知道买什么东西最好
寒风吹来母亲腊肉的味道

雪花飘落姐姐的眉梢
那双冻红的纤纤细手
泉水中淘洗着白菜和萝卜
好几回揣进衣袖
嘴里喊着好冷好冷
脸上却挂着甜甜的笑
她胸前的红围巾
冬天的一团火
在田野里跳跃
隔壁人家吱吱的石磨声
米浆洋溢汤圆味道

门上的新对联
伸出热情的手把春神迎接
父亲早就准备好了红包
包进一年的丰收
任凭子孙们来争抢
哥哥在电话里大声说
他和嫂子正在回家的动车上
来参与三辈人的年夜饭
守夜看电视春晚到钟声敲响
我的鼻子这几天特别的灵
已经嗅到了玉米烧酒的味道

盼年

(外一首)

高璐

轻盈，含着一丝坚决
吞下冷空气的蜡梅
伸出纤指，向头顶的雪
射出一支凛冽的箭簇
香花香顺势溜出
是远足？还是借一把
岷江的逍遥扇
把匆匆赶路的月光
揽入怀中
小寒还在试冬
火塘之上
已躺满了年的彩衣

从前，每一次盼年
我都会把攒了又攒的嗅觉
安放到母亲的掌心
嘴里喊着好冷好冷
糯米饭，腊猪蹄
那样纯粹地
在田野里跳跃
靠着鼻腔的击鼓传香
直击生津的思绪
不知从何时起
心里的春节
变成了母亲佝偻的背影
和那一杯杯无需劝解的酒香
有那么一瞬间，我脑海里
用一根返青的稻草
拚平母亲额头的皱纹

可是啊
灶台边的黄历
早已把那个满脸油渍的小小的我
流放到这一方
难以抉择的不惑之地

正月初一的遐想

甲辰龙年的这场雪，以守
以盼，盘绕了数十里
双手合十间
门上的福，窗上的花
火炉里的暖度纷至沓来
数九寒天的任性
一寸又一寸
被沿途的烟火深度融化

只要你愿意，就能发现
古道上有天空的脚印
它们交替老迈与道法自然
而我的脚印，捧着团聚的日子
一步三回头
这样的日子，逃了
就得用365个昼夜
才能追得回

阳光急吼吼地上山
掌心噙满眷恋
我期待他走得慢一点
万物便能在雪域里多明媚一些
时间张开双手
将农忙之外的梯田揽入怀里
我和麻雀，守着一颗玉米
打捞新一轮春耕的物语

我在春天的路口等你

(外一首)

王波

我在春天的路口，等你
金黄金黄的油菜花
金黄了我对你的遐想

我在春天的路口，等你
我在花的波浪间，等你

昆仑的雷霆还没绽放
黄河第一湾的冰雪还没融化
亲爱的，我就已在春天的路口
等你了。我的齐腰秀发
沐浴你温暖的阳光
汇成潺潺溪流
汇成了十里桃花香

大朵大朵的白

我随手把雪关在门外
等着天明她来敲门

她把自己躲在枝头和草丛
我知道她在等我
袒露出少女才有的细腻
一只翠鸟从我的眼前掠过
多像王妃玉膝下的一粒宝石

她走进我的庄园，抛来的鱼饵
朝向每一片叶子，伸出的舌头
不可多得的甜，近我远我
这极寒的日子，花却开了
大朵大朵的白，空洞着我的情愫
那些碎乱，那些荒芜，还有
你从电线上撒下的那一把盐
砸向我热血的局部，让我不由质疑
雪花睡在谁的床榻



感受年猪节

黄太平

在大连求职，路过一家糖水铺，鼻子就嗅到了米酒味。风的香甜，淡淡的，倒回岁月的画面，一个小娃儿睁着大大的眼珠子，接过笑微微的一位老妇端来的香甜。那个小娃儿就是我，笑微微的老妇就是我慈祥的奶奶。

冷硬的海风吹得树叶满地跑，对于我这样的异乡人来说，是一种凄凉。想想自己的命运就如眼前瑟瑟颤抖的树叶，辛辛苦苦学十几年，大学将毕业之前奔波于各个城市求职。无论生活怎样凄凉，心要朝宽处想，要快乐。这是小时候奶奶对我的说。

端来醪糟的那双手，粗糙干瘪的手掌青筋凸起。我抬头看是一位身穿紫色大衣的老太太，衣服裹得严严实实，体态微胖，走路一颠一簸的如同企鹅。一种莫名的熟悉，我的奶奶也是如此。

抿一口醪糟，含在嘴里细细品味。想起小时候，奶奶总爱给我做醪糟蛋，糯米醪糟的酒香浓郁醇厚，白里透黄的糖心蛋口感顺滑，每每吃上一碗，米酒的微甜与醉香都要在身体里荡漾好久。

小时候爸妈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照顾我，上中学前都由奶奶带我。那时候爸妈工资低，家里节俭，剩菜剩饭吃了一顿又一顿，废旧的物件儿不舍得扔，过期的食物奶奶也留着，只是不让我吃。那时候奶奶总爱捡各种瓶子，出门时她总会带上几个袋子，遇到路边的瓶子就会弯下腰去捡。那时候我很讨厌这种行为，觉得跟乞丐没啥区别，丢面子。每次都跟奶奶说，别捡了，好丢人。奶奶总会抿嘴笑，看着我不说话。长大了些的我不那么计较了，帮奶奶捡瓶子和废纸壳，换来的钱会给我买零食和玩具。

幼儿园每次放学，奶奶都来接我，给我带各种喜欢吃的小零食。那时我很喜欢吃辣条，奶奶就是不给我买，说吃了拉肚子，转头给我买蛋糕和老面包，说这个好吃又健康。那时候爱吃醪糟，学校门口就有卖，我拉着奶奶买，奶奶说回家给我做的更好吃。本以为奶奶只是舍不得花这钱，但事实确实如此，打第一口吃奶奶做的就深深爱上了，以后每天都想吃。但奶奶不会天天给我做，说吃多了甜食坏牙。每次我生气，奶奶都会给我做醪糟蛋，吃完就开心了，她就坐在凳子上，向着我，一脸慈祥的笑。

不难看出，眼前的老太太就是老板，除她外店里没有别人，忙活的都是她。等她忙完坐下休息，我便靠拢笑道，奶奶，您做的醪糟真好吃，有小时候的味道。老太太望着我，乐呵呵地说，谢谢小伙子夸啊，爱吃就多买点。

她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更加清晰了，有一个酒窝，从斑白的鬓角不难看出，至少已经六七十了。我忍不住问老太太，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呀？她先是望了望里屋，昏暗的屋内墙上挂了张合照，随后掰掰手指头看向我，我呀，今儿七十八啦，一转眼开这家店已经二十八年了，当初和咱儿子一起开的……

按以往，我可能借口有事就会先行告退，不愿听别人家长里短的事。但看着昏暗小屋里老太太孤单的身影，却又愿意充当一个安静的倾听者。

奶奶说你儿子已经？是啊，他以前最爱吃我做的醪糟，赶海回家就能吃上一碗热乎的。老太太又瞅了眼里屋，顺眼望去，这才五点就已经天黑，漆黑的里屋看不清东西，随后她抹了抹眼角，继续说，我怕他起早贪黑太辛苦，后来啊，我就开了这家糖水铺，生意还凑合，日子过得下去。老太太嘴角咧出一抹笑。

那后来呢？我问。奶奶挥了挥手，后来啊，儿子娶媳妇，要彩礼钱，眼睛着还差个三两万。我说帮他借，他死犟，说不要我拉下脸去，唉，然后他还是去赶海。

前段时间好不容易打了一份工，周末单休并且要维护客户，很难回家一趟。那时候最想的事，就是回家吃上一口奶奶做的醪糟蛋。那段时间奶奶总爱给我打电话，我有时在工作，有时在睡觉，每次看到是奶奶打过来的就会特别开心，无论多忙都会抽空接。但有时奶奶那边也会不说话，能听到她在和别人讲话，可能是手机误触了吧。

后来才知道，奶奶是请人把我们姊妹几个设置到通讯置顶，方便电话联系，但她不太会用手机触屏，所以经常会误触打来电话。每次接通都希望奶奶可以多说几句话，听到她的声音就会感到格外的温暖和安心。

奶奶平时总会问我啥时候回家看看，我总说忙空了就回来。两个月前终于回去了一趟，奶奶知道我回来，给我炖了爱吃的猪脚，还是小时候熟悉的味道。奶奶知道我第二天一早就要走，起早给我煮了碗醪糟蛋。我匆忙收拾好东西，奶奶已将热腾腾的醪糟蛋摆在桌上。我让奶奶再去休息会儿，她只是抿嘴笑，一脸慈祥地望着我。

这碗醪糟是奶奶用圆酒米做的，米香混着酒香扑鼻而来，浓郁的香味唤起小时候种种回忆。四岁逛街踩别人摆的地摊被奶奶教训，六岁生日因我打翻蛋糕被

奶奶打，七岁把新买的皮鞋踢进河里被奶奶说了许久……种种回想起来都是甜甜的记忆，越是在大连这样的异乡，寒冷的风送来的醉甜越是回想，端着碗的我思絮泛泛，泪珠子虫子般在眼眶蠕动。

我担心奶奶看见，假借擦嘴的动作偷偷抹去泪水。悄悄看向奶奶，她眼角长满皱纹，眼里依旧温柔而有神。她的笑看起来还是很乐观，但脸瘦削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还记得当初奶奶做心脏手术住院时，我在学校没能赶过去，那时便在心里默默祈祷。

时间不多了，我得抓紧去赶车。奶奶东跑一下西跑一下，有些慌忙地给我包了两口袋花生和核桃，让我带着平时吃。每次出门都如此，原本说背包装不下，但奶奶总得看着我双手都提得满满当当的，这才满意，笑着露出稀稀落落的黄牙。我匆忙出门赶车，奶奶站在门口对我挥挥手，一遍遍，一遍遍地喊着我的小名，直到看不见……

大连海边店老太太的一碗醪糟，使我更想念奶奶。想到奶奶，再冷的风就不冷了，心中有暖意升起。年已近了，我赶紧订了动车票，心已向着米香、酒香漫卷着美好回忆的故乡中江县奔去。

